



泊居珠三角港歸的辛酸

系列三之一

港物價高回鄉等死 捉襟見肘倍淒涼

獨居盲公苦無依

捱得一日得一日

【編者按】在富庶的珠三角，寄居着一群已進暮年的香港老人。失去工作能力之後，為了縮減開支，他們離開拚搏了一生的香港，將生命最後一站，停泊在已經變得陌生的故鄉。日趨衰竭的身體，銀行戶口上只出不入的數字，讓他們人生最後的一程，過得如此清苦、卑微、辛酸，甚至不堪。作為一個正常人活着的尊嚴，早已蕩然無存。對他們而言，活着，已經成為一種罪過。

遇到已經70歲的汪伯，純屬意外。

10月31日，廣州的媒體刊登了一張照片。一個老人，手拄雙拐，顛巍巍的走在斑馬線上。照片配了一句說明：「老人外出，家人需要陪同。」廣州的市民吳女士看到照片，打來電話說，她早年在赴港的車上，遇到過這個老人。

「這是個香港老人，獨自在廣州生活，雙目幾乎失明了。」

汪伯就是這樣走進記者的視線裡。

在廣州、深圳、東莞、中山等地，像汪伯這樣風燭殘年，又孤苦無依的香港老人，還有很多，很多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、趙鵬飛

汪伯，大名汪兆祥。在香港時，一直在上環的東華醫院做散工。年輕時近視就已2,000度。香港回歸那一年，因誤滴眼藥水，雙目幾乎失明。醫院發現後，立即將其辭退。香港物價高企，最簡單的食宿，成為最大的問題。迫不得已，帶着省吃儉用的28萬港元積蓄，回到廣州養老。

15年過去了，汪伯戶口上剩下的錢，已不足兩萬元。

11月的廣州，寒意已盛，天氣濕冷。本報記者和工聯會的工作人員，多番輾轉，找到了汪伯位於廣州同福中路的家。

一走進樓道，瀰漫着的塵土和霉味，撲鼻而來。裸露着的天井，為沒有開燈的黑暗樓道，透進一絲光亮。穿着皺巴巴灰外套的一個老人，縮在走廊上的塑料矮凳上，眼神無力而渙散。

「摸」10分鐘路行半小時

「汪伯！」被我們一行大聲招呼驚到的老人，慢慢抬起頭來，睜起眼睛努力「看」了我們一會兒，才緩過神來語帶驚喜的說了：「你們來了。」

目不能視，又無人照拂，汪伯一人無法煮食。每天，他就自己「摸」到路口的小餐館，買一盒3元的白飯。這是一天全部的食物。現在，這盒白飯，漲到5元了。「太貴了，再漲就吃不起了。」他已經不記得，有多久沒有吃過熱乎乎的飯菜。上一次吃到肉菜，是什麼時候，也不太記得起來了。偶爾買包榨菜，已算是為自己加饅。

所幸，附近的海幢寺，最近開了家齋菜館。常有善心人留下錢財，為窮人添飯。到了中午，汪伯就拄着雙拐，憑記憶一步步探過去。一段不到10分鐘的路，他需要走30分鐘，或者更長。

孤獨終老 認命沒怨天

汪伯平常的活動範圍，就是家、樓下的保安室及齋菜館。因為此前一直在香港工作生活，廣州沒有朋友。唯一的親人，是伯父一家，50年前就失去聯繫。他終身沒有婚配，自然也沒有子女。

「我這個人嘴笨，年輕時看見女孩子就緊張得說不出話來。又架着一副近視眼鏡跟『半盲』一樣，沒錢沒物，誰肯跟我？」他覺得，自己孤獨終老是命定的，沒有怨尤。「以前我不信命，但是一年年過去了，我也漸漸清楚自己命太薄，老婆、子女都是奢望，擁有不起。」

沖冷水發燒「等大限至」

因為雙眼不好，獨自生活多年的汪伯，從來都不用開燈。無形中，也省下了一筆電費。捨不得多用煤氣，無論天冷天熱，他都只洗冷水澡。「充一次煤氣要兩百，太貴了。」汪伯搖了搖頭。兩年前，因為沖冷水，他發燒燒到人事不省。為了能省錢，就躺在床上等待「大限將至」。高燒燒得渾身滾燙，實在難耐，他才翻出家裡僅存的藥片，也不知是治什麼的，就全都吞了下去。蒼天不收薄命人，睡了一夜之後，居然奇跡般地好轉起來。

「我一個人，死了也沒什麼，也沒有人會難過。只是，沒有人知道我死在這裡，這樣不好。」沒有醫療保障的汪伯，對於生老病死，已經不太在乎。「早點把這條命收走吧，也好。」



汪伯坐在床上，摸索着出示自己領取「生果金」的證件和證明。 李叢書 攝

為申生果金 流落港街頭

10月1日落地的「廣東計劃」，對汪伯而言，無異於天降福澤。他說，1995年的時候，他拿過港府每月1,200港元的傷殘補貼，泊居廣州後就自然終止了。這次為了能申領生果金，靠着一根「盲公竹」，他又摸索着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香港。

持「盲公竹」社署辦手續

汪伯說，避過8月的多個颶風天氣，他挑了兩根趁手的「盲公竹」，揣着1,000元盤纏出了門。為了少走冤枉路，他一路走，一路大聲喊：「請問車站怎麼走？」雙眼視線模糊，他常辨不清眼前是人是物。他常常對着空蕩蕩的街道，或者一堵牆大聲問路。碰到好心的路人，就會帶他到車站，幫他坐上去廣州東站的汽車。

到站後，汪伯也是如法炮製，站在空曠的路邊大聲喊，直到有人帶他去買直通車票。汪伯說，當耳邊只有車聲或聽不到任何回應時，自己心裡非常虛，總覺得前路渺茫，不知該何去何從。幸虧世界上善良的人總是多數，在無數好心路人的協助下，汪伯找到了香港社署的辦事地點。他口述，工作人員幫他填寫了9張表格。當他去銀行開好賬戶的時候，天色漸黑。再趕到社署，已經落鎖下班。

「這是我第一次露宿街頭。」汪伯說這話的時候，臉上喜憂全無。社署辦事處，地處上環，是他生活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地方，他熟悉這裡的每一條街道。在花15港元買了一塊麵包填飽肚子之後，他就摸索到附近的街心公園，坐等天明。

公園等天光飢寒交迫

「那個地方有很多流浪漢和遊民」，汪伯猶有不安。他不敢睡，怕被人搶走證件，和僅剩的幾百塊錢。「我就坐在最靠街邊的長凳上打個盹，一有響聲時馬上睜開眼。」到了半夜，飢餓和寒冷，讓他手足無措。

整個晚上，他一直念叨着一句話：「餓一下是不會死的。」直到清晨，街上響起掃地聲，他才如釋重負，摸到辦事處門口坐着等開門辦公。

說到此，汪伯仍然很平靜，記者和工聯會的工作人員，已是淚濕雙頰。工聯會的工作人員忍着淚說，「您這樣的特殊情況，是可以免回港申請的。」汪伯聽了，眼圈微微發紅。「我以為別的老人走不動了，都有家人朋友回去幫他們申請，而我就一個人，不靠自己能靠誰呢。多了這筆錢就算吃點苦，也是值得的。」

即將可以按月領取生果金，或者可以讓這個老人，在人生的最後一程，感受到切切實實的一些溫暖。



汪伯狹小的家中堆滿了雜物，用以增加安全感。 李叢書 攝

汪伯依靠兩根盲公竹，困難地走過一個減速帶。 李叢書 攝

思念香江 港人身份招尷尬

每天，半碗白飯下肚之後，汪伯就在樓下保安室的破沙發上枯坐着。附近麻將館老闆，因為有親戚在香港，就待汪伯格外親厚一些。有時會跟他聊兩句，說一些香港的事。這已是汪伯生活中，難得開心的時刻了，覺得自己「還算個香港人」。

在採訪中間，他最喜歡對記者說的就是，香港好，香港的制度很先進，他對香港的感情很深。旁邊有個廣州老太太聽不過去，冷不防噙了他一句：「香港那麼好，你來廣州幹甚麼？你回去讓香港養你啦！」

或許是被戳到痛處，汪伯臉上的笑容頓時凝固。他難堪地收住了話頭。住

在這一帶的街坊，很多都知道他是個香港人。有個騎車經過的阿姨看見記者一行，特意下車誠懇地說：「你們幫吓他啦，他一個老人無依無靠，真的很可憐。」

全屋堆滿雜物感安全

在樓下呆到天黑，涼意襲來。汪伯摸索着回到自己家中靜靜的躺着。父親在廣州的物業——一間30平米的拆遷安居房，給了他一個棲身之處。他把拾回來的各種別人廢棄的雜物，都堆放在裡頭，紙皮、空水樽、缺腿的椅凳。

「房子堆得滿，他可能會覺得安全一點。」工聯會的工作人員說。

節衣縮食 一件衫穿十年



香港老人楊棟儀表示，「廣東計劃」讓他近期領到了900多元人民幣津貼，可以適當地改善生活。 李昌鴻 攝

每次見到82歲的楊伯，他總穿着同樣一件顏色發暗的襯衫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對記者說，這件襯衫已穿了十多年。楊伯，本名楊棟儀。年輕時畢業於華南理工大

學的楊棟儀，一直在香港從事建築設計，1995年退休之後，和老伴一起定居深圳。之前，他曾在深圳買了兩套房，後來經濟拮据，他轉手賣出，但當時樓市未見起色，他並未賺到錢。2005年後，深圳房價一直暴漲，他與老伴只好租房度日。因為女兒的生活境遇也不佳，他們也盡可能的不去給女兒增加麻煩。

憂老伴生活 喜獲生果金

現在，楊伯每天早晨8點起床，吃早餐後出門買菜。基本只敢買青菜，還要貨比三家，韋廉很少。他算了一筆賬，即使節衣縮食，每月生活費也需要1,000多元，其中水電、物業管理費就有數百元。「我從來不去茶館或者酒樓，也不可能出去旅遊。」他每天都與電視為伴，聊以慰藉漫長的時光。

楊伯告訴記者，從10月中旬開始，他已領到1,135港元的生果金。「多了這筆錢，我們就能多

買些魚肉，改善一下生活。但是，內地物價漲得快，人民幣又升值，1,135港元折合人民幣也僅有900多元，還是要精打細算。」他打算三四個月去一次上水的銀行取錢。「不必每個月去香港，這樣可以省去每次20元的交通費。」

四萬六港長者居廣東

因為太太比自己年輕20歲，所以楊伯最為擔心的是她未來的生活。「我最多再活5年至10年，走了以後最放心不下的是老伴。到時錢也沒有，也沒地方住，該多淒涼！有了這筆生果金，多少也能有些積蓄，萬一我不在了，她也不至於活得太苦啊。」

據港府統計處在2011年初進行的調查，當時在廣東居住或長期逗留的65歲以上香港老人大約有46,000名，中山、廣州、東莞、深圳是居住最多的城市，其中深圳就有6,100名。

■記者 熊君慧、李昌鴻 深圳報道



楊棟儀表示，由於去香港領生果金需不少交通費，他便三四個月去一次香港提取香港銀行中的生果金。圖為他在深圳坐免費公交。 李昌鴻 攝